

正典上的童话
魂殇疆界心翳轮回
影子太阳劫皇柱

1989 — 1999 雷建政短篇小说选

雷建政◎著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西北黑 人

白草地黑草地 悟道劫
往年雪亲缘 驮货第一
蛇牛释放烟 请走不出
护身符 紫结老白杨

1989 — 1999

雷建政短篇小说选

雷建政◎著

 甘肃文化出版社

西北黑 人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北黑人 / 雷建政著. --兰州:甘肃文化出版社,
2013.6

ISBN 978-7-5490-0451-5

I. ①西… II. ①雷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42369 号

西北黑人

雷建政 著

责任编辑: 原彦平 王宝珍

装帧设计: 马映峰

出版发行: 甘肃文化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gswenhua.cn>

地 址: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

邮 编: 730030

印 刷: 兰州奥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地 址: 兰州市城关区鱼儿沟 13 号

邮 编: 730022

开 本: 787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210 千

印 张: 15

版 次: 2013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6 月第 1 次

书 号: ISBN 978-7-5490-0451-5

定 价: 32.00 元

本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前言

小说式微，问津者将日趋寥落，是忠告，
还是谣传？

生活多元，以需求论价值按崇尚定地位，是共识，
还是偏见？

心老情旧，常怀想很久以前的创作，是苦恋，
还是悼念？

结集短篇，明知是无誉的事硬要去蒙羞，是执著，
还是愚顽？

箴言说：

“一句话说得合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”

写作是把话说在作品里，合宜的求索，是字冷，
还是笔暖？

作者

二〇一三年一月

目 录

西北黑人(原载《人民文学》1989年3期)	/ 1
白草地黑草地(原载《西藏文学》1989年5期)	/ 14
悟道(五题)(原载《北方文学》1989年1期、9期)	/ 33
劫道(原载《人民文学》1990年2期)	/ 49
黄土塬上的童话(原载《儿童文学》1990年2期)	/ 59
往年雪(原载《北京文学》1990年5期)	/ 65
亲缘(原载《时代文学》1990年3期)	/ 80
驮货(原载《人民文学》1991年1期)	/ 89
第一枪(原载《北京文学》1991年3期)	/ 98
械殇(原载《青年文学》1991年10期)	/ 105
疆界(原载《北方文学》1992年6期)	/ 113
心翳(原载《儿童文学》1993年10期)	/ 125
轮回(原载《西藏文学》1994年2期)	/ 131
蛇牛(原载《中国作家》1994年2期)	/ 138
释放(原载《春风》1995年11期)	/ 148
烟渍(原载《飞天》1995年10期)	/ 155
走不出的影子(原载《佛山文艺》1996年7期)	/ 162
太阳劫(原载《北京文学》1996年7期)	/ 171
皇杠(原载《中国作家》1997年1期)	/ 181
护身符(原载《北方文学》1997年10期)	/ 189
缘结(原载《北方文学》1998年11期)	/ 196
老白杨(原载《飞天》1999年3期)	/ 212
后记:小说语言的陌生化(原载《飞天》1996年11期)	/ 226

西北黑人

(原载《人民文学》1989年3期)

—

西北的星星愚，贼明贼明地亮。亮到寅时，断了精血，灰白了脸翻跟头，三颗五颗的栽下虚空。

土屋里装满了夜，稠浓浓的。

麻哥的脸淹在黑暗里，没鼻子没眼睛。额头上一溜撒开的六颗白麻子醒着，盈盈地漾出雄气。尕五睁着眼睡，很香，眼洞泛两坨死白，淌着男人近女人的事，梦很红。

天一亮，麻哥裹紧被窝睡着，让尕五起来套车。

清晨死寂，漫一片阴冷严严罩住马棚，大白马不蹭蹄，不抖鬃，眼皮也不眨一下。尕五散散漫漫走过去，看到大白马挨饿的嘴，料兜没了。尕五正紧张着，又飞一眼抓住个活活的异物。

“贼……”尕五喊了一字忙收紧舌头，怕屋里的听见。雄腥腥踏上前一把攥住异物的手，让人心酥，几分歹意勃起，想做梦里的事。

异物不惊不怕，冰冰的眼神冻着年轻女人的柔怜。女人平平静静看着尕五，她看惯了男人各式各样的坏心、馋相。

尕五很快弱下来，他没有男人的不屈不挠，尽管心里仍贪着。相持了一会儿，粗声野调吼一声：“贼！”

“偷了什么？”屋里追来麻哥的恐慌。

“偷了马、马、马……”尕五在斟酌，偷马料吃，算不算贼。麻哥浑身的血在下沉，从屋里跑出来时额头上的六颗麻子在哭。

马棚里，大白马顶天立地，非常伟岸，非常高大。麻哥的眼睛由圆变细，扶着马槽蹲在地上，两腿抽去了骨头。

尕五吓坏了，指指女人：“她偷马……马料吃。”

“日你先人，会不会说话？”

女人从料兜里摸出最后半把，看了看，一粒一粒丢进嘴里嚼。嚼得生脆嘞响，饥饿的声音真好听。

“哪里窜来的野货？长着让男人们颠三倒四的东西，不用它去换吃的，倒来夺牲口的食。”麻哥脚跟生出了劲，站起来，两眼逼紧女人。

尕五紧紧凑过去：“钻男人被窝不比小偷小摸好？女人就是个卖嘛！”

“卖不卖？”

“卖不卖？”

麻哥和尕五你看我一眼，我看你一眼，鼻洼里堆两道邪邪的笑。

女人把最后一粒马料丢进嘴里，细细地嚼，连同面前两个男人的高低和分量一齐咽下去，品尝到了人世间每个男人的心都是块臭肉。

“卖！吃了牲口的料就做牲口，二十多岁了也没有活出个人样子，从来就是牲口。”女人柔柔地吐一腔的刺。

一个“牲口”出口，断了麻哥的声气，变了麻哥面相。

尕五咂了咂舌头翻出口舔舔嘴皮，低下头套车。麻哥耷了眼皮收拾车鞭。……好半天阴阴的静，大白马一个响鼻才活了几分阳气。

两个男人赶车去出力的时候，麻哥把一块干粮递到了女人面前。

女人伸出女人手接过了那块命。

二

天，独自扯一片蓝，高高的去蓝了。空阔中，丢一个太阳傻傻地炽烈。

阳光扑下来，从麻哥、尕五身上剥下黑黑的影子摔在地上，影子太重太沉，印着两个男人命中的苦相。大白马人一样驾辕，两个男人马一样拉套，艰辛很好，和谐了贵贱，拉平了悬殊。两个男人的脚踩过去，大白马的蹄子踩过去，蹄印踩着脚印。车后两道辙扯得远了又远，星星点点闪着些耗费了的精血、逝去了的生命。

“……二十多岁也没有活出个人样子，从来就是牲口。”女人早晨的话震得麻哥骨髓疼。二十多岁没有活出人样子？四十岁也没有活出人样子！阳间世上人哄人，阴曹地府鬼捣鬼。遵了“最高指示”，城镇居民下放农村，而农村的讨饭碗早已伸向了城镇。糊不住口的地方存不住身，东漂西流，三年五载过去，大半辈子上混成了个城里不要、乡里不收的没户口的黑人。麻哥的性格是人里头的骡子又倔又狂，只是叫“黑户”的笼头套得软了脖子筋，塌了精神，红血白骨的身躯从里到外黑成一坨。

两个月前，公家要架一条战备电话线。西北，山蛮地野。翻梁越谷地拉运千八百斤一根的水泥杆子，死了不少人。

公家的两个头儿来找麻哥。

“敢拉运一千多斤重的水泥杆子走山路吗？”

“运一根给多少钱？一百还是八十？”

“你知道你是个什么货？……”

“人伙子里不算，鬼窝子里不留的黑人！”

“知道骨头的轻重就好。一个没有城镇户口没有农村户口的盲流，每天供你一斤青稞算是福分了。你到底干不干？”

“一个帮手一匹马，连我三个肚子，马料人食是豆子是青稞一天能给

九斤，我们搭上身子干，死了不向你要命价！”麻哥一巴掌剁在胸口，额头上六颗麻子拧成朵挂霜的白梅花。

麻哥知道，他和尕五也会死。麻哥想玩命，想冒死争来一点什么，证明一点什么。

麻哥和尕五在来这里的时候，把买来的一些水果糖分散给了左邻右舍的黑户们。大人五颗，小孩子三颗，每家的男人又比女人多一颗。到时候是用得着这些男人女人的，他们两个无妻无子，他们两个的尸体不能扔在深山里。

马车上了山道，两个男人便屏住呼吸夹紧屁眼，脚下的路险，顶上的家伙也险。肩上的套绳拉成了铁条，脊骨肌肉筋络擦在一起滚动扭结，横拉竖拽交织力的扣、力的网。

马车拉到了地方，大白马成了泥，麻哥和尕五成了泥，雕三堆败相。一天中的生死潮过去了，留下静默慢慢招回生机，招回灵性，蓄明日的拼命。

两个男人同时感到了饿，拿过干粮大嚼，没什么味，舌头木着，从来没有品味的功能，只想填充，做移山填海的事。两眼直勾勾定死，有疯狂在里面闪烁。

好一阵牙齿残忍喉头贪婪，才回转了两个男人的活泛。

尕五嚼着，想起那偷马料的女人，看麻哥一眼。麻哥回尕五一眼，投两道戒备。

“那女人……”尕五开腔了。

“那女人怎么了？”麻哥横过脸。

尕五闪了一下舌头：“没什么。”

“没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两个男人都不说了，各揣一怀非分，互藏几分提防。

两个男人歇够了，都想着下山了。唯大白马恋着山梁，嚼草的嫩绿，

嚼草的清香。

三

山梁瘦瘦地绵延，疏疏落落撒一团半坨野草，长势很衰，蕴着晦气，脏了本来好看的山。

麻哥走在前头，尕五居中，大白马拉车续尾。回程轻车熟路，三个生灵却压不稳卸了沉重的轻飘，一路摇摇摆摆。

下了山，两个男人走一路沉闷。

尕五实在觉着要憋破了，说：“那女人会走吗？”

“走了怎么样，没走又怎么样？”麻哥阴沉地丢过一句冰冷。

尕五不说了，麻哥自然不说，两个男人又憋憋地走野长的路。

西边天宇张张扬扬涌一群乌脸厚云，密谋着围去，把半块残阳彻底劫灭。

歪歪斜斜的马棚、土屋极小地从暮霭里洒出来又渗进去。两个男人撑着眼看，看到了希望又没看到希望。黄昏，最最麻人的眼睛。脚暗使了真功，踢两溜小风嘘嘘地叫。

马棚里空空的，有女人站过的虚影，两个男人呆看着不挪半步。大白马走进去，填上了实在。

“麻哥，你看……”尕五眼尖，锥着了女人。

麻哥顺声音捋去，土屋门槛旁的阴暗里蜷着黑黑的一堆。

麻哥走近女人，半晌才说：“进屋吧。”麻哥的声气从心隙里滤出来，虽细且涩。

“进屋吧。”尕五也柔了嗓门。

女人进了屋，木木地立在屋中间，一动不动。

麻哥奇怪地看看她，抓一片破毡扔过去：“坐下。”

“坐下吧。”尕五给麻哥帮腔，也向女人讨好。

“从哪里来的？”麻哥问。

“那地方，我说不上名字。”

“到哪里去？”尕五抢着。

“不……不知道。”

“是让男人赶出来的，还是背着男人跑出来的？”麻哥用麻哥的口气说话了。

“你男人打你了？”尕五又楔进一句。

“我没有男人，从来没有。”

“那你总有个家吧，在哪里呢？”两个男人的声音拧在一起，拧掉了本来就不多的细柔。

“我没有家，没有户口，我什么也没有，连我的身子有时候也不是我自己的……”

两个男人问明白了，问糊涂了。

女人木木地又立在屋中间，一动不动。

“坐下，立着干什么？”麻哥有点躁。

“我没处去，我还不死……你们两个谁先？……我站在中间，谁也不靠近……你们不要撕扯我，不要打架，做牲口就做得文些吧。”

麻哥额头上的六颗麻子里一下涌满黑紫的血，十多年没打女人的手馋得要疯。

尕五的脊骨一阵错动，出口的声气变了调：“麻哥，男不跟女斗。”

整整一夜。麻哥没打一声呼噜，尕五没翻一次身，两个男人谁也没去给大白马添料。唯有女人在屋的那一头睡得实在，睡得安稳。

四

又该着生生死死了，极险恶的一段山路躺在前面晾尸，有鬼在唱，有鬼在哭。

两个男人停下马车，歇气安神，水泥杆子重，女人更重，卸不掉，坠得灵魂疼。连日夜里，土屋一边崛起一边塌陷，斜斜倾着，高涨的雄气奔涌不竭，扭成蛇口里的双芯，一齐窥探，互相防范。

尕五仰贴在一块巨石上，玩着舌头，舔流泄在唇上的阳光，丝丝缕缕勾进嘴里嚼，嚼得阳光流血，猩红了舌头。阳光被咬疼了，毒毒地烤人。尕五玩舌头玩得口干舌燥，喷着火气对麻哥说：“女人吃我们喝我们的不少了，今晚占了她！”

“你占，还是我占？”

“都占！”

“都占？”

“黑户们的事，从来天不管地不管。”

“可我的娘是把我当做人生在阳世上的。”

“阳世上谁又把你我当人看？”

“别人眼里黑户贱得像吃草的，我们自己再拿笼头往头上套，做会说话的牲口？”

“你我人活到这个份上，和牲口也差不多。合伙占了女人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
“活人的尺码在心里，真要吃屎，还能让你割开肚皮洗肠子？”

“那就白养着，让她白吃白喝？”

“白吃白喝事小。怕的是你提防我，我提防你，最后都红了眼，相互上卡脖子下踢脖子。”

“那？……”

“让她走！”

“走？”

“走！”麻哥裸着的肩头龇起一层层晒熟的肉皮，血在皮下开锅。麻哥看一眼前面的山路，抖着额头上的六颗麻子说，“想死，就接着想女人！”

麻哥拉起了套，尕五跟着拉起套，大白马驾稳辕。车轮动了，驶上死

途，两个男人的劲合成一股紧蹿着，非常纯正，里面没有女人，只有死的惧怕……

天黑了，女人依门立着，汪两眼焦虑。两个男人回来得晚。女人端上饭，说：“路上不顺当？”

两个男人都没出声。

“山高坡陡，出力流汗，黑人活得贱，可命硬阳寿长。”女人说。

这话浸润了两个男人干枯的心。胸腔里便有了温热的东西往上翻往上顶。

麻哥只觉着噎，半天强咽下嘴里打转的食，说：“你住得惯吗？”

“住得惯。我有福……你们把我当人看……”

“住得惯，就住下吧。”

“住下吧，住下吧，别再东逛西浪地乱跑了。”尕五也抢着说。

女人点点头，两行泪在腮旁挂出晶莹。

当天夜里，麻哥和尕五搬到马棚里住了。麻哥额头上的六颗麻子里兜满了星星，映辉着迷烂的光。尕五睁着眼睡，眼洞里泛两片血丝。等麻哥的呼噜掀起第八次高潮时，尕五折起身悄悄地解下麻哥套在两个男人脚腕上的马绊。

“解了马绊，想戴笼头？”麻哥的呼噜戛然断了。

“我撒尿。”

“你尿不出来，我让你吃马粪。”

尕五在挤，滴滴答答漏了些，回来将马绊仍套上脚腕。

麻哥说：“你才二十几岁，你的心窍，我二十年前就有了，那时候我想着比别人聪明，实际上只多挨了些粗硬的拳头。”

人托盏小马灯，灯光把女人丰润的胸、健满的臀、柔软的腰染成橙色的画，活活地惹出又收走四只眼睛的神。

两个男人被女人熬煎，被女人抚慰，一日一日地过……

路歇时，麻哥给尕五说：“一百多根要命的家伙叫我们拉上了山，公家开恩，给了一个人的城镇户口。我们直话直说，你是要城镇户口还是要那女人？”

“我人弱，有了户口也保不了不当光棍汉。她人好，我降得住。”

麻哥沉吟了半天，说：“看准了她，算你有福，她是个好女人。但要等公家把户口给到我手里，你才能和她睡在一起。”

尕五的头点着诚服，没说话。

此后每顿饭，尕五把吃的东西均匀地分成两份。一份拿给麻哥。把自己的一份再均匀地分开，和女人一人一半。尕五不让麻哥多说什么，养活老婆，不能沾朋友的血汗。

女人的气色渐坏，有时背着两个男人昏天黑地地吐。尕五殷勤地围着女人转。麻哥静静地做心里的事。麻哥娶过女人，离过女人，疼过女人，打过女人。女人的事麻哥一清二楚。麻哥认输了，心里涨满了男人的恶，尕五占了她，提早吃了独食。麻哥从不做暗事，再丑的事，要做就明明白白地做。麻哥把尕五和女人叫到马棚前，手里悬着车鞭。

“说吧，你什么时候占了她？”麻哥的气像从脚底流出，震荡着地皮。

“麻哥，你不能冤枉人。”尕五急了。

“不要耍花舌头，老实说！”

“我要占了她，就算占了我死去的娘。”

麻哥听了尕五的绝口，额头上六颗麻子里旋起了风。手里的车鞭成了放出幽洞的蛇在尕五身上缠来绕去。

两个男人不遮不掩地疯狂。尕五满地滚着，浑身的疼痛在闪光。麻哥飞抡着车鞭，胸腔里悲嚎着强悍。

女人抓住鞘头变红的车鞭，双膝落在麻哥面前：“别打了，不是他，

不是他……”

“那你肚子里的种是谁的？”

“我说不准是哪个男人的，可说得准是黑人们的种。”

“谁的？”

“黑人们的。”

麻哥左右手轮着朝头顶甩鞭，撕人耳朵的“叭、叭”声高叫着心里的苦难。鞭杆甩劈了，被麻哥高高掷上天空：“老天爷啊，下辈子再别让我做没户口的黑人哟！”

天惊了，慌慌拉起暮霭遮住了地上的难心。

六

水泥杆子拉完了，麻哥拿到了准报一个人城镇户口的手续。

土屋前点起堆夜火，夜太黑，浸得火没了白光，显一个暗红的心。

麻哥拆了马棚，拿能烧的往火里添，烟腾起，燎得星星打战。两个男人一个女人围夜火坐着，看火吃柴吐灰，看火欢欢地渗进男人女人的体内，看火把人脸撕成火的形状。

麻哥讲起麻哥的故事，讲得很多，也很粗很俗很野很脏。尕五听着没笑，女人听着没笑，火时不时嗤嗤地叫一下。

麻哥讲得累了，尕五和女人听得更累。麻哥歇了歇，对尕五说：“你要了女人，我要了户口，明天你拉走车，我牵走大白马，我们要散了。阳世上的事难全。其实全了不好，人得有个想头。人来到阳世间就是喝苦水吃苦食来了。”

麻哥不讲了，歪歪地蜷在夜火旁睡了。尕五看了女人一眼，女人跟尕五进了土屋。

尕五把自己剥光，亮着童稚慢慢地看女人。女人说得寒心：“再熬几个月吧，你行行好，别伤了肚子里的孩子……”

“那……又不是我的种。”

女人咬着声气流泪，流了半天，紧护住肚子的手慢慢松开：“你小心些，我求你了……”

尕五馋极了，浑身张着嘴。尕五闭上两眼，下死劲压住女人凸起的肚子时，女人放开悲凄呜呜地哭了。

屋门破开，一双绿绿的眼珠滚进来。

“尕五，你出来！”麻哥的嗓门里伸出鞭子。

尕五颤颤地系着裤带走到夜火旁。麻哥绿绿的眼珠在尕五身上上下下滚动着：“你欺负她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……成……成了吗？”麻哥的声气抽丝拉线。

“没成。”

“没成？”

“没成。她怕伤了肚子里的孩子。”

“孩子……”

“到时候，生下来也是个‘黑’的。”

“‘黑’的！黑老子黑娘，能不黑吗？”

尕五顿了顿，横一身狠劲回屋。

“回来！”麻哥呵住了尕五。眼里的绿渐退去。“没成。就别去再成了……”

“你?!”

麻哥停了停，说：“我不信，你说实话……我求你了，说实话，到底和她成了没有？”

“没成！没成！我要和她成了，就是和我死去的娘……”

“不要说了。”

“你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想反悔?”

“我……我想给她……”

“给什么?”

“户口。”麻哥用了交出命的力气。

“户口?” 尕五呆了，“户口轮着你，轮着我，也轮不着她……”

麻哥也呆了。大白马也呆了。噼噼啪啪吵着的夜火也闭了口，呆一堆哑红。

屋里有女人的心跳荡过来……

过了许久，麻哥一点点地反省过来：“听我说……明天让那女人走，把准许报一个人城镇户口的手续给她，孩子随母亲，让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别再‘黑’了……我们已经黑了。就黑他娘的一辈子!”

“那她得让我们两个人……”

“少放屁!”

“反正，我要占她一回。”

“你敢动一动……”

“你行行好嘛，我都这么大个男人了，枉活了。”

“不成! 麻哥我……麻哥我……人很……小……”

“户口差不多是我们两个人的命换来的，让她占这么大的便宜?”

“就让她占一回干净的吧，这便宜不是做人猪、人狗、人驴的牲口用她的身子换给她的。她心里干净，我们心里也干净。”

尕五大哭了一场，躺在麻哥的身旁，用马绊扣住两个男人的脚腕。

麻哥说：“还要套吗?”

“套!” 尕五把马绊扣子系得紧了又紧。

麻哥抬起套了马绊的脚塞进火堆里，人肉的焦臭漫起，熏得心尖发苦。

尕五急了，抱着麻哥的腿往火外拉：“我不套了，不套了。”

麻哥额头上沸起一层层汗珠，六颗麻子煮得死死活活：“你敢把我的